

运气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21-11-14
23:13

一、

之前翻译遇到了一个讨厌的老头子，本来我刚从另一场线上翻译会出来，正摸不清状况，没搞清楚对方要的是什么东西，他和一个未出镜的女人哈哈大笑。看起来60岁以上的老头子，像个小孩子那样乖戾地笑，抓住每一个取笑你的机会。我看着好笑又好恼。

翻着翻着出现了数学问题，两根柱子的间距和最终要购买多少根作为最低起订量的问题，我和中方的卖家云里雾里计算的时候，老头子又笑得像个小学生。

当时当地确实觉得可恼，现在细想这种人应该一直过得很幸福。什么情况都笑得出来，都能跟旁人在那里调侃打趣的人生，这是早已经被磨练出开心的能力。

前几个周末北京初雪，学五食堂前面一大片空地铺满了雪，背景是历史悠久的燕南园，红漆灰瓦的建筑堆在小山坡上，坡上好几个穿着厚厚羽绒服的人追着、跑着，往对方身上打雪仗。

第二天融雪，雪人的痕迹依然到处有，五官模糊的雪人坐在台阶上，站在灌木丛上，如果往树下找，可能还有躲在树后的。

初雪真的是一场美的盛宴，但是本该属于银杏叶和枫叶的秋天只能提早谢幕，地上铺满落叶，有的还遗憾地亮着绿色。今天骑车去东北边学院楼，一路上光秃秃的场景，一夜入冬的遗憾油然而生。

二、

走在路上我总爱偷听别人讲话。

“XX，你不要生气，XXX不是故意的，他那人说话不过脑子的。”一个开朗的男声出现在身后，我感觉到他追上了前面的女生。

女生不一会从雨伞下传来声音。

“我没有生气。”带着一丝沉默过后强制地话腔，勉强笑了出来。

那个犯错的男生估计只是默默看着前面两个人，暗暗偷去抱歉的目光。

开朗的男声又开始引起另一个话题，说到最近开的一次会，三个人的聊天又热烈起来。

我总爱想象我面前这群不凡又平凡的人，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想法会是什么样子，在很多个在食堂吃饭的时刻，默默咀嚼自己的米饭，静听旁边的人在说什么。有的人聊足球赛事，有的人聊导师，有的人说自己，我总是想着自己有大天的好运气，生活在这个地方，当一个安静的观察者。

三、

慢慢地，我发现自己也爱自言自语，把心里想的事情直接说出来。那是我和朋友见面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的，我一个人在食堂门口自言自语，朋友过来我才回过神，好笑得很。

本来计划每周写一次记录，一周过去没写，心里暗暗逼自己，下周一定要写呀，一周又一周，马上快一个月过去了，终于逼宫成功。果然想做的事情还是得马上做才行，拖延只会让心理负担更大，紧迫感会一点一点地吞噬掉你。

四、

这几周周末过得很平静，安静到可以听到时间的心跳。我常心怀侥幸地守在书桌旁，想象着外界的喧哗和忙碌，自己却被校园保护着，省却了很多烦恼。只是，想拼命跑的心魔一直存在，焦虑感还是会不时涌出，我度过了好几个不停把食物往嘴里塞的下午。也只有停下来，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感觉到平静和无所谓。

在图书馆呆着的时候，我会想念小院图书馆，几乎每一个角落我都待过的地方，我只不过从一个图书馆到了另一个图书馆而已。北大新馆宏伟壮观，桌椅崭新，甚至还能隐约闻到新鲜的书味和家具的油漆味。我更喜欢待在用钢结构与之拼接的旧馆，它的桌椅被时间磨淡的颜色显得平和，暗淡些的走廊和“小黑屋”里的书架令人心安，我可以暂时忘记新鲜的焦虑，回忆老师们读过书的那些时光。

这几天在书里找到一些答案的时候感觉时间又回到过去，回到那些只想解决当下问题而不写作的时刻。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从交换物品开始，在物物交换中确定了金钱的符号，关于人类如何在符号中脱离现实，进入虚拟世界的过程，关于学者们的狡猾，故意引导我们进入符号的迷宫，在看似炫酷的理论中阻止我们的溯源之路。于是，我们在迷失之路上越走越远，没有人想让你知道答案，也很少有人能给出答案。

那么，就去溯源吧，回到最普通、最简单的事情上面去，回到吃喝拉撒，重新一点点学会说话，重新感受和理解世界。

